

梁燕 主编

齊如山文集



第十卷

开明出版社

开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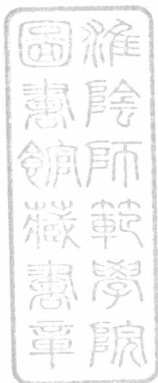
1482888

梁燕
主编

齊如山文集

第十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开明出版社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82888

目 录

北 平 小 掌 故

灯前谈往	(3)
谈掌故	(36)

齐 如 山 随 笔

自序	(47)
自传	(48)
七十年前小学童	(61)
漫谈中国邮史	(69)
清末京报琐谈	(75)
由“十从十不从”谈起	(84)
由天热想到从前皇帝的避暑	(91)
由铁路联想到前清之祈雨	(99)
谈北平“杆儿上的”	(103)
镖局子史话	(107)
婚姻史话	(112)

漫谈《儿女英雄传》	(125)
关于赛金花	(132)

随 笔

《红楼梦》非曹雪芹家事论	(143)
关汉卿与《西厢记》	(155)
谈皮人影戏	(159)
谈皮簧与皮人影的关系	(164)
如意馆的画	(169)
前清的内务府衙门	(173)
兆民是赖	(193)
中国美人的今昔观	(196)
人生经验谈	(207)
谈小说	(210)
我来谈谈生活的实践	(214)
歌舞在育乐中的地位	(224)
中国向来没有失业的人	(227)
谈奢侈	(230)
翻译的故事	(232)
西伯利亚少年游	(236)
谈谈清朝每日的上朝	(240)
北平的饭馆子	(245)
漫谈年画	(253)
鸡毛房	(262)
北平从前的交通与管理	(264)
来	(273)
北平的中秋	(275)
北平婚俗闲谈	(278)

漫谈祭孔礼节	(282)
医之旧话	(286)

杂 著

从国剧小生行谈到大鹏剧团高惠兰	(295)
论国剧不可用布景	(302)
谈炒木须饭及明朝太监	(306)
选举台湾小姐的感想	(311)
前清御膳房	(316)
虎神营	(321)
钦天监	(325)
前清的退伍军人	(330)
因国宴谈到中国官席	(333)
改良要先明了旧的	(342)
漫谈国画	(349)
谈录音	(354)
国剧歌	(360)
略谈国剧无声不歌	(363)
如何学国剧	(389)
谈整理笑话	(394)



北平小掌故

灯前谈往

开 场 白

《大华晚报》副刊编者嘱为写一些关于掌故的事情，鄙人才疏学浅，安足以知掌故？不过，鄙人于光绪二十年入同文馆，在馆五年后肄业，因该馆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创立，即附属于该衙门之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为总理衙门，原外交部的前身），所以关于当时政事，尤其外交的一部分，时有所闻。

光绪庚子前后，正是外交吃紧的时候，来回公事尤多。到义和团之后，外国联军进京，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他幕府中有一位余晦若先生，名式枚，与先君至交。因彼时各国联军总司令为德国瓦德西元帅，在交涉事件中，德文更为重要，余若晦先生特到舍下，约愚弟兄担任德文翻译事项，当即允其不要名义，不支薪俸，但有事必当极力襄助（后乃专用英文）。因此，便常往李合肥（即李鸿章）寓所贤良寺走走，于是彼时交涉的情形，也略闻一二。

在那几年中，有好些很大的事件都是对国运极关重要的，而当时都是因一两句话，便成了定局。现在追忆，把它简单地写出来，大家看了或者以为有些趣味，且或者有所警惕。又因为是想起哪一件来就写哪一件，所以事迹先后是没有次序的，阅者谅之。

南彭北纪

清乾隆皇帝每年秋季总到木兰地方行围，驻蹕热河。他的生日又正在九月，每年重九一定在那里开筵庆贺。彼时，宰相大臣多半是很有学问的。纪文达公晓岚固甚渊博，而彭文勤公云楣也不弱。一年，他们都随皇帝到热河，文勤拟撰一联上寿，借博皇帝之欢，乃撰上联曰：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献寿。因是年乾隆八十岁，且该处松树最多也，久不能得下联，乃与纪晓岚写了一信，说明情形，求其代对，文达接信笑曰：“云楣又来难我耶？”乃在信尾空处书曰：九重天子，年年重九日塞上称觞。彭公便把此联给乾隆看，乾隆大喜，赏了他许多东西。彭公说这东西应该赏纪某，因为下联是他对的。乾隆说：“你应该领赏，再另赏他就是”。于是又同样赏了一份。彼时号称“南彭北纪”。

合肥对常熟

光绪中叶，合肥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这可以算是首席的宰相，常熟翁同龢为户部尚书，适该时有几年荒旱，于是尖酸的文人撰一联曰：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虽没有什么意义，而联语则颇新颖工稳。

大权旁落丫姑爷

南皮张文襄公之洞在两湖任总督很久，确很锐意维新，励精图治，乃晚年精神稍衰。公子留学日本，毕业回来，刚进衙门，便坠马而死。因此，意志更觉颓丧，于是把不十分重要之事多靠张彪处理。那一个时期，正是端方为湖北巡抚，与文襄为世交，又系晚辈，且对文襄之学问又极佩服，一切政事多尽文襄做主，故当时有

一联云：端拱无为，一事依违老世伯；张惶失措，大权旁落丫姑爷。因张彪曾讨文襄之丫头为配，故下联云云。

“批李掌”对“拔花翎”

光绪甲午之败，李合肥受责，特降谕旨撤去黄马褂子，拔去三眼花翎。一日刘赶三演戏抓现眼说：“你们以后要好好做事，你们看我把黄马褂撤了，三眼花翎也拔了。”适有合肥后人某君在楼上观剧，登时用茶壶打上台去，并派人到后台非把赶三带走不可。幸经许多人跪求哀告，把赶三打了几个嘴巴，才算完事。由此可知，在中国演戏，不容易用现在的事迹。其实，彼时德国曾演过一剧，名曰《黄马褂》，其中自然也有人去李鸿章，这在中国是万不能行的。本来，倘有人在台下看见有人装他的祖父，那怎么能够不怒的呢？彼时有一部小说名曰《东海传奇》，中有一回专述此事，题目为“闷受两腮批李掌，恼闻三眼拔花翎”，对仗也很工稳。惜该小说后来未见出版，然手抄者，鄙人却见过三部之多。

啥是个恁南田

张作霖得胜到北平，手下人劝他讲风雅，买书画，因此琉璃厂古玩字画商大为活动。一日，一人持恁南田画条求售，告以此是南田的画，张曰：“啥是个恁南田？不要！”又有人持去李鸿章之字，张大为欣赏，因他知李之名也，乃大买而特买。在琉璃厂中，李之字并不多见，且无赝品，因向无人收藏。至是乃群起做假，多发一些小财。张走后，又没有人买了。抢先造假的人统统得售，以后的人则皆未售出，又而赔了不少的钱。投机的人往往如此。投机在多事的时期，扰乱社会安宁，在太平时期也足以坏人的心术。

保清灭洋

西后最初也不见得深信义和团，她所以重用者，只为义和团大旗上之“保清灭洋”四字。按康有为最初主张本是君主立宪，逃到日本后，西后当权，他知道无法立宪，乃改为“保中国，不保清朝”。有人奏知西后，西后大怒，下过两三次上谕，说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以为这个罪名加于康之头上，必然全国痛恨无疑的了，岂不知许多有志之士都是赞成的。西后更怒，乃派旗人庆宽号小山，到日本谋害康、梁。因日本警察保护，未能下手，西后恨极，然亦无法。但“保中国，不保大清”一句话，时时记在心中。

适山东义和团之乱，被袁世凯赶到直隶。时直隶总督为裕禄，大为欢迎。按义和团成立最初，只以教案为借口，号召无知人民，故旗上大书“消灭鬼子”。后裕禄为改“保清灭洋”四字，义和团也很以为然。裕禄便将此奏知西后，西后大喜，以为此四字正针对“保中国，不保大清”七字，于是重用义和团，并派王公大臣等督办练拳，遂成庚子之祸。

新名词就是新名词

张文襄公之洞之学问，在清末首屈一指，惟最不喜欢人用新名词。一日，在部中看公事，见一卷公事中有用“之”者，乃批其旁曰：此系新名词。俟该公事送回科中，科员有路君孝植者，路润生先生之孙也，见之颇不以为然，即又批其旁曰：新名词三字亦系新名词。当即将该公事置于架上，过了些天则已经忘了。

一日，文襄忽又要看此卷，遂由司长往架上取出呈堂，文襄刚一打开，司长在旁即看见路所加之旁批，大为惶恐，然亦不便说明，只好俟堂官发落，文襄见及后只默然不语，若有深思，旋即问

曰：“路某乃润生先生之孙耶？”对曰：“然。”文襄曰：“不愧为名人后裔。”据司长云，文襄所以默默移时者，盖默读旧书也。倘旧书中曾有新名词三字，则路君或将受惩罚，也未可知。

吾国人无论任何一种学问，多数都是守旧，其实无论哪一种都是日有变更，不必说周朝的文字与现在不一样，就只说周朝春秋时与战国时亦大不相同，又何必非旧不可呢？这话又说回来啦，如今的新人物则以为旧的一概要不得，他的毛病与此正同。

过了河拆桥

光绪戊戌政变，废掉八股的考试。西后专权后，对此事并不十分重视，因为她听见说在康熙年间曾经废止过一次，所以她问各大臣，此事应如何办理，一群佞臣当然都主张仍考八股。尚书徐某曰：“八股文章乃歌颂功德、润色太平的工具，岂能废掉？”

又一位曰：“这是翁同龢过了河拆桥。”

西后问：“何谓过河拆桥？”

乃奏曰：“康有为不见得真意反对八股，因他没能力中进士气不忿（气不忿乃北方话），所以想废了它。翁某进士出身，而也想废掉，岂非过河拆桥么？”

西后说：“既是大家都不愿废，那么我们还要把桥修给大家走，为的大家方便。”

有此一语，八股又闹了三年，到庚子才废掉。总因风气不开，大众都想得个举人、进士的功名，于是仍行考试，但改八股为策论耳。遂把改革的风气压迟了几年，国民的知识无形中损失了不少。近几十年来的科学进步，晚一年就要吃大亏的。

海水不能用

光绪戊戌变法，康有为逃跑，西后命务必拿获，康已上了外国

船出口。西后又命用军舰急追，乃该船已去远，且船到公海，就是军舰赶上，也是无法可施。该军舰官员只得说：“该船去远未能追上。”

西后问：“何以军舰赶不上商船？”

大臣奏曰：“只因军舰奉命紧急速开，未曾装煤装水，以致煤水两缺，不能再往前开。”

西后问：“煤可以说短少，水海中多的很，为什么也说短少呢？”

大臣说：“海水不能用。”

西后不语，即退朝回宫，时犹怒不可遏。自言曰：“不是海水不能用，是海军不能用。”还特使太监在外边察访：是不是海水果不能用？然太监亦未有敢明言。

西后的知识不过如此，不必说船到公海不能随便拦阻，这一层她不知道，就是海水太咸，她也不知道。

后来屡有官员奏请扩充海军，她绝对不答应，她不答应的理由固然不止一端，但“海水不能用”五字关系也很大。

智利海军

光绪甲午，日本攻打朝鲜，侵略中国，龚兆屿守旅顺，不过两个钟头就跑了，北洋的海军不过几天也就完了。西后大恨，她所以大恨者，为国家的观念尚小，最重要的是她想高高兴兴地庆祝他的万寿，刚筹备就绪，花钱很多，竟被日本搅扰了，所以特别难过。

西后每天嘱光绪，催军机处设法挽救，于是群议赶紧添练海军。这当然不是容易事，当时有德国人汉纳根者，在中国海军中服务，颇得信任。由秦皇岛只用一个火车头把他载到北京，专为商量添练海军之事。他听得之后，即回与德国公使商定，次日，由公使到总理衙门对诸位堂官说：“添练海军非一二年内所可办到。”诸位堂官说：“有什么办法没有呢？”他说：“若想从速，则军舰可以买

现成的，但驾驶也须有人。”堂官问：“可以雇么？”他说：“最好是雇智利国的船员，因为他们驾船的技术好，且或肯应雇。”堂官将此奏明皇上，告知西后，西后大喜，以为这个国又智又利，必能如愿成功，催着赶紧照办。惟日期不久，就割地请和了。

以后，太监中恒有谈及此事者，说太后常说，可惜太晚，智利事来不及了。按德使建议雇智利人员一事，翁文恭公日记中亦载之。

皇上没有病

光绪戊戌后，西后独揽大权，看着光绪如同仇人，天天想把他害死。但因为有许多人恭维皇帝，一时未敢动手。乃把他囚于南海之琼岛，四面是水，只北面一桥，永远吊起，且有亲信把守。过了一年多，乃设法谋害，说光绪病了，天天使太医院官员发表光绪的脉案，说皇上病势如何如何，情形一天比一天沉重。照脉案说，绝对活不了多少日期了。忽英、法公使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欲荐一西医代为诊治，西后不得已请其医治，看过之后，将情形报与英、法公使。次日两公使来到衙门，堂官问其看着皇上病势如何，怎样治疗。英、法公使答曰：“皇上没病”。总理衙门奏闻西后。西后大怒，然亦无法。但自此不敢骤然谋害。可是仇视外人之心日深一日，适山东义和团之乱，袁世凯把他们赶到河北省，西后与端、庄两王商议，遂决定利用义和团杀尽外国人，以解心头之恨。于是乎就闯了一九〇〇年那场几乎灭国的大祸，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皇上没病”一语。

佛爷帽花太沉了吧

前清西后垂帘听政，国事日坏一日。当时咸丰皇帝亲弟兄三个王爵，若同心协力匡扶谏阻，也未尝不可补救，但三人德行都不

错，可是心思不大一样。醇王是一味恭维西后，不肯得罪她。恭王是很想做事，而不肯太阿谀西后。惇王是一味正经，不苟言，不苟笑，总说西后不爱听之话，所以西后最不喜欢惇王。惇王每日到军机处，坐在一隅，与谁都不交一言。各军机大臣未到，往往他已来在前头；朝事已完，他方走。因此各军机大臣也不敢不小心办事。他虽然一句公事不谈，可是于朝政很有益处。

一日，惇王进内，见到西后头上所戴红宝石帽花特别大，他很不以为然，乃说：“佛爷的帽花太沉了吧？”西后面微红，强言曰：“可不是么！我很喜欢它。”

由此西后越发不喜欢惇王，以致连军机处也不常到了。按西后固然不敢骤然不许他过问军机处，但处处不给面子，使她大为灰心，便懒得去了。由此政治更日坏一日，这也可以说是为了这一句话。

宁送朋友不给奴才

光绪戊戌政变正吃紧之际，西后在颐和园召见亲贵商议。西后说：“听人说，不久西洋人将要把中国给瓜分了，你们听见说这样的话了没有？”

某人奏曰：“各国都是友邦，哪能如此呢？这不过都是汉人想着抓权，所以造出这些谣言来哄皇上，以便稳固他们地位。”

某亲贵奏曰：“洋人虽然可恶，也不见得如此。且中国这样大，也不容易就会分了。再说，西洋人也有真正是我们的朋友，佛爷请想（佛爷二字乃宫中称呼太后普通的话）：我们要修炮台，他们就给我们修；要买枪炮兵船等等，都也卖给我们，他们要真想灭我们的国，他们肯卖给我们这些东西么？我们岂不可以拿这些枪炮，打他们吗？”

西后一听，这话真有道理，该亲贵又奏曰：“西洋各国总是朋友，汉人总是奴才。”

西后闻言大为兴奋，乃言曰：“宁送朋友，不给奴才。”以后，便以此八个字为宗旨，乃翻然把光绪赶走，将许多人问罪，依然依旧如故，于是国事更一天比一天坏下来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但须人为

光绪庚子义和团之乱，河北省刚要盛行的时候，外国看着情形不好，便请求保护，于是九门提督派兵到各国使馆护卫，各国人都以为相当的可靠，没想到被派去之兵丁，都是在各使馆门前铺开两三领苇席，通通躺在席上，有睡觉的，有看小说的，有喝酒划拳的，还有赌钱的。可是，席子都是新的。听说，提督衙门最初发给的都是旧席，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才发的新席，以壮观瞻。彼时官员们的知识不过如此。外国人一看，这样的护卫人员是靠不住的，乃与总理衙门交涉，要由各国使馆自己调兵进京保护，清政府不准，交涉许久，各国乃不管准不准，纷纷去电调兵。而义和团发展得很快，各国的军舰在天津左近的又很少，结果开到北京的兵不过二三百人，且多是水手，只有英国就近烟台调了些陆军，因各国人都受过军事训练，乃设法防守东交民巷，虽经董福祥的军队及旗兵炮攻了三个多月，幸而总未攻入，保住了各国使臣的性命（德使除外）。事后大家议论说，中国派去保护使馆之兵都是躺着，没有一个立着的，这固然是给中国丢面子，但因此各使馆认为不可靠，才赶紧自己调兵，保护住了使馆。倘各国不因此而调兵，则交民巷一定保不住。若公使都丧了命，则中国之吃亏还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如此一想，则实在是因为一群横躺竖卧的腐败兵丁救了不少的中国人民的命，保存了多少国家的元气。这话提起来当然是还很难过的事情，但若因庚子吃大亏，而以后翻然革新，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则未尝不以因失败而反得好的结果。惜西后无知，事后仍只管娱乐，以致误到了亡国。此次失败的情形，比彼时又大得多。

你们要你们的

前清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固然由于仇视教会，而其最大的原因，还是西太后想借此把光绪干掉，可是各国公使却想帮光绪之忙（此层另详）。西后大怒，乃使义和团攻打使馆。待八国联军进京，与李鸿章议和时，最初概括的条款才十几条，送至李鸿章处，意思是认可这些条便可商议，否则，即进兵至西安。该若干条中，当然是要求惩办祸首及赔偿等等。但是，头一条，即要求西太后须将政权交还皇上（所谓归政）。其实这一条，倘若应允了他们，对于中国也未尝没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彼时光绪是主张维新的，而西后则守旧，并常听太监及小人之言，糊涂万分。倘光绪主政，则或可能逐渐维新，就说革命，也或可少流些血。而李鸿章不敢，何也？因为他知道西后必不肯应答，在他与西后之间便要费许多的话，倘议和破裂，外兵必要往西赶上去，如此则不但人民多遭涂炭，且李鸿章便有逼宫的嫌疑，他当然不肯做这个难题。当他看了那些条之后，并未动色。次日，各公使前来会晤，他第一句话便说：“你们要你们的。”言外之意是你们不必管我们的事，且语气说得很坚决。各公使也以为只要于他们自己国家有便宜，又何必干涉这些事呢？于是当时即把此条废去。按这一件事情，在李鸿章于旧礼教中所谓臣节二字，总算无亏；可是因废去此条之后，当然又添上了些别的要求，则中国暗中吃的亏比西后归政恐怕大的多。所以办政治的人应该在大处着想，不要老捡容易的办。这层在外交界中，尤其重要。老奸巨滑四字，鄙人决不敢加于合肥的头上，但其避难就易之心确是有的。鄙人很希望现在政界诸公，不至如此。